



良心茶遊記

駝峰航線開路先鋒(上)

駝峰航線聽起來似乎離香港非常非常遙遠，但實際上駝峰航線跟香港關係非常密切，第一個開拓試航駝峰航線的飛行員陳文寬和他所在的中國航空公司就與香港密不可分。陳文寬1923年隨父親自家鄉廣東台山經香港前往美國，1933年從美國返回中國參加抗戰，加入中國航空公司，頻繁飛行往來於重慶香港。香港淪陷前，他冒險駕機從香港接走一批國民政府重要官員。抗戰結束後，他隨中國航空公司總部轉移至香港，先後在香港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任職。

據現有史料顯示，當年第一個試飛開拓駝峰航線的飛行員，是中國航空公司的王牌飛行員陳文寬。陳文寬1913年出生在廣東台山，10歲時隨父親到美國，父親陳國棟在美國做鋪設鐵軌的勞工。陳文寬少年時期就喜歡飛行，1932年進入巴爾的摩機場航空學校。飛行對他來說既神秘又昂貴：每小時教官帶飛需20美元，自己飛也要15美元。他一邊在洗衣店賺錢，一邊堅持飛行訓練，最終積累了200小時飛行時間，於1932年8月順利考取飛行執照。那年陳文寬才19歲，當時美國經濟蕭條，陳文寬會開飛機也找不到工作。於是他決定響應孫中山先生「航空救國」的號召，回到正在發展航空業的中國，自此開啟了他傳奇的一生。

陳文寬回國後於1933年1月進入中國航空公司，成為中航公司的第三名中國飛行員，實際上既是飛行員，也是飛機修理工。中航初期機長全都是歐美人，副駕駛也大多是外國人。1936年5月陳文寬成為機長，從上海調到四川，負責成都重慶航線飛行。飛行期間，陳文寬刻苦學習，掌握了不少型號客機運輸機的飛行操作，包括DC-2、DC-3（也就是後來的C-47），以及一些水上飛機。

抗戰全面爆發後，陳文寬留在中航以運輸任務為掩護投入抗日戰爭。由於陳文寬飛行技術精良，經常被指派飛去一些迅速淪陷的地方，執飛「最後營救」性質的航班。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當天，政府交通部命令中國航空公司，必須在22日中午前將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官員全部撤往

重慶。為了安全，中航只能用水上飛機運送人員。陳文寬是熟練駕駛水上飛機的好手，任務自然就下達給他。陳文寬駕駛「海軍準將」式水上飛機從重慶的長江水面起飛，到漢口段的長江邊上接載政府要員。連續兩天兩夜，往返多次，把滯留漢口的政府要員全部安全接到了重慶。在漢口淪陷前的10月25日傍晚，陳文寬再次飛赴漢口，在盤旋下降的過程中，發現江面上漂浮着很多屍體，遠處日軍的槍聲越來越近，碼頭上已空無一人。陳文寬正要掉轉機頭，突然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在呼救。原來是16名在武漢王家墩機場負責埋設地雷的工兵，被日軍一路追擊到江邊，走投無路。陳文寬趕緊接上他們飛回重慶，這是飛離武漢的最後一個航班，幾個小時之後武漢全境就陷落了。

1940年1月，陳文寬調任重慶飛香港航線的DC-2飛機正駕駛。在此之後，陳文寬一直往返於內陸和香港。重慶飛香港這條航線危機四伏，中航客機數次遭日機擊落。面對惡劣天氣和日軍威脅，陳文寬7月間往返香港重慶20次，飛行時間累計達152小時，還創造了4天飛行40小時的飛行紀錄。他的飛機兩次出事故，陳文寬右眼受傷，大難不死。但那時中國飛行技術高超的飛行員奇缺，陳文寬還必須繼續上天執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的第二天，瘋狂的日機大規模轟炸香港啟德機場。中國航空公司停在啟德機場的8架飛機，5架被炸成灰燼，餘下2架也炸得無法起飛。中航機修人員從廢墟中找到一架千瘡百孔的DC-3，用幾百塊經過咀嚼後的口香糖補好了被打成篩子的機翼。中航美國飛行員夏普駕駛這架機翼上布滿口香糖的飛機，先飛到昆明，再飛到緬甸臘戍。機翼上的口香糖一塊塊掉落，氣流從一個個小孔穿過，在空中發出女巫般的尖叫。據說嚇得想襲擊這架DC-3的日本飛機掉頭就跑！

在香港淪陷前，中航受命迅速撤走在香港的國民政府要員和文化界人士，並把中航剩餘物資轉運到內地。陳文寬奉命從12月9日晚上7點開始，駕駛已經受傷的DC-2，把物資運往南雄，然後接載政府要



●首飛駝峰航線的中國機長陳文寬。

作者供圖

員和公司眷屬。陳文寬坐在漏風的駕駛艙裏，從香港到南雄，從南雄到香港，兩地往返，一天飛了兩個來回，累得癱坐在機艙裏睜不開眼，手足都不能動彈。

抗戰時期的南雄機場是國民政府為應對日軍空襲、保衛粵北地區而建設的重要軍用機場。南雄機場於1937年搶修，從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中國空軍在此擊落擊傷日機20餘架，有效遲滯了日軍進攻。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南雄機場還承擔了民用航空功能。中國航空公司開闢了香港—南雄航線，每周運行兩班，後因需求增加增至每晚多班次夜航，用於客貨運輸，緩解了日軍封鎖下的交通壓力。

12月11日，陳文寬剛剛降落在重慶珊瑚機場，又接到飛返香港的命令，一定要在午夜之前從香港接回一批要客。此時日軍已經佔領了大部分香港，情況萬分危急。陳文寬駕駛DC-2飛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時已是傍晚，跑道邊有27人在等着登機，其中包括行政院長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和一些將領。DC-2最多能載14人，還有一批重要物資必須裝上搶運，再要多載十幾個人，嚴重超載會出事。陳文寬一咬牙，硬着頭皮，駕駛嚴重超載飛機起飛了。這是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的最後一個航班，陳文寬冒險駕機於午夜安全返抵重慶時，香港完全淪陷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對日宣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力量壯大。但是英國對日宣戰後，日軍可以放手進攻當時的英屬殖民地緬甸，滇緬公路會受到極大威脅。中國政府要求與英國共同協防緬甸，以確保滇緬公路的暢通。狹隘的英國人擔心中國軍隊入緬後以保衛滇緬公路為由不走，遂拒絕中國軍隊入緬協防。同盟國雖然在1941年12月底成立「中緬印」戰區，蔣介石擔任了戰區總司令，但英國人還是拒絕中國軍隊入緬。為了做好日軍佔領緬甸切斷滇緬公路的準備，國民黨當局多次急切要求美國商量盡速開闢中緬印空運走廊，即後來的駝峰航線。

豆棚閒話

兒時夥伴周光光

兒時夥伴周光光是個名人，家鄉洪雅提起他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周光光又是一個怪人，脾氣個性刻進骨子裏。

周光光原名周忠斌，是位中醫骨科醫生，今年54歲，個兒不高，頭髮禿頂，說起話來滿眼含笑，因為接骨門檻十分了得，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都有人找他看病。不過11點過後找他，脾氣就來了：「看病嘛早點來嘛，醫生就不是人，就不休息了是嘛？」

光光和我一樣，也是一個「土八路」出身。從農村奮鬥到城市的公職人員，常常自嘲為兩類：一類是「正規軍」，也就是從學校直接分配到單位的公職人員，那個年代還沒有「凡進必考」，全日制大中專生畢業後直接分配工作；另一類就是我們這樣，先扛鋤頭，後通過自學拚出一條路來的人。光光屬於後者。

光光的自學之路，承載着鄉村孩子太多的辛酸與倔強。家鄉共同村地處深丘地帶，馬河山更是乾旱缺水，村民們刨了一輩子土，大多數人還難以填飽肚皮。光光高中畢業回到家，幹起農活十分吃力，先是想搞文學創作跳出農門，被鄉鎮衛生院當醫生的四叔一頓臭罵，轉頭學醫。但他很快感到四叔肚裏那點墨水滿足不了求知慾望，於是咬牙報考了樂山衛生學校。衛校的日子，光光是熬出來的。求學期間，由於家庭困難，母親患病，中專生已無分配和基本補助，他省吃儉用，有時還要借錢度日，卻把所有精力都撲在了書本上，成績一直拔尖。

學成歸來的周光光，先是被聘到余坪鎮衛生院。起初病人不多，沒過多久，大家很快發現這位新來的醫生把脈準，手藝精，跌打損傷找到他，幾手下去就能復位，敷上特製藥膏沒多久就能見效，而且收費還公道。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遠。縣城大醫院的領導悄悄來考察後，向縣衛生部門申請調他進城。

光光起初是拒絕的。愛人沒有工作，他自己開了家私人診所，他怕進城後診所被取締。直到縣衛生部門研究後同意他繼續經營診所，只需保證8小時內在公家醫院上班，他才點了頭。進城後的光光舞台更大了，名氣也更響了。不少病人在醫院排不到號，就等下班往他家裏跑。遇到疑難雜症，他翻遍醫書，反覆琢磨，結合針灸理療和中藥想出辦法治療。遇到不配合的患者，好言相勸沒用，他就思考藥方出奇招，效果反倒出奇地好。

光光的好，不止在醫術裏，更在古道熱腸。鄉里鄉親生病，他隨叫隨到，哪怕深更半夜也拎起藥箱就走。同學朋友遇到難處，他第一個站出來伸出援手。去給同學朋友的父母看病，經常不收醫藥費，有時還悄悄塞給老人幾百元錢。碰到自己沒把握的病，他就動用所有關係，幫着聯繫其他醫院，生怕耽誤病情。提起周光光，大家都說他「是個好人」。

可就是這麼個好人，脾氣也有古怪的時候。有一次，有人知道我和他關係好，想讓我約他出來吃飯，結果被他一口回絕，弄得我下不來台。我找他理論，他反倒振振有詞：「病人都是衝着我來的，我要是為了去吃飯不在家，次數多了，人家還會來嗎？為了一頓飯，家裏的生意都不做了？」我正在氣頭上，抓住話柄回敬他：「都說醫者仁心，你倒好，把行醫當作生意來做？」一下噎得他半天說不出話。氣歸氣，事後也慢慢理解了他的難處，他的「生意」，從來都繫着鄉親們的病痛呀。後來再有人讓我約他，我一概拒絕。

前不久，光光榮獲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全國基層名老中醫藥專家」稱號，最近又被評為「四川省名中醫」。作為兒時夥伴，本該好好祝賀，可一想起他那認死理的樣子，就忍不住寫下這些文字「臭」他一下，看他以後還敢不敢翹尾巴了。

●羅大佺

詩詞度墨香



●梁君度

開宏篇「十五五」感賦 施學概

序曰：香港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地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不遺餘力地天開，
擘劃經營團結來。
百本紫荆花璀璨，
一園丹桂蕊堆堆。
清風明月皆圖畫，
流水高山盡俊才。
崛起中華多壯志，
相偎相倚競登魁。

乙巳十月廿八
2025年12月17日

●徐永清

冬日鬥雞

的級，各選派十來個同學，就像古代軍隊交戰一樣，一字排開，相互進攻。此時，偌大的操場塵土飛揚，吶喊震天。雙方一直拼殺得難解難分，天昏地暗。最有趣的首推混戰，混戰的特點就是亂，不拘人員多少、年齡大小、個頭高矮。通常是人高馬大者，憑藉自身的優勢挑起事端。他不分敵我，見人便鬥，純粹為了炫耀武力，也是為了過把力大為王的勝癮。倉促之時，大家只有群起而討之，群起而誅之。達到高潮之處的混戰，簡直不分敵我友，見誰鬥誰，只要能快樂，只要能過癮就行。

男生鬥雞時，總引來許多人圍觀。叫得最起勁的，常是那些穿紅襪、繫羊角辮的女生。或許鬥雞隊伍裏某個勇猛的男生，早已悄悄映入她們眼中。

鬥雞的形式通常有三種：有一對一的單兵作戰，有分成兩陣的攻打，也有不分敵我的隨機混戰。單戰最公平，也最有意思。為公正起見，只見身高、體重大體相同的二人出戰。他倆或相搏，或僵持，或逃遁，或追逐，個人的膽識與勇氣，全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頗具觀賞價值。最有氣勢的當屬兩陣的攻打撕殺。只見「敵我」雙方，通常は不同

我們小時候實在沒什麼娛樂項目，於是，這種不用器械、不拘場地的鬥雞遊戲，便大行其道，長盛不衰。它曾給我們的童年，帶來無限的快樂；也給我們今天，帶來許多美好的回憶。幾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現如今的孩子們遊戲的項目太多，已沒人重溫我們的「舊門」。雖是後繼乏人，感慨之餘，更感嘆社會的進步與巨變。

●徐永清

文化解碼

莫高窟的顏色從哪裏來？

走進敦煌莫高窟，很多朋友都問過我：這些顏色，怎麼能夠保存一千多年，還這麼鮮艷？為什麼有的顏色，卻變成了黑色？

壁畫上的紅、藍、綠、金、白，並沒有被時間完全抹去，依然在洞窟裏交相輝映地展示着歷史的濃厚色彩。答案是，它們絕大部分都來自礦石，源於大地山脈和山石岩層，源於橫貫歐亞的古老絲路之中。

在中國古代，顏色不是從我們今天看到的顏料管裏擠出來的。它們採自山裏的岩層、河流邊的沙土，被人們敲碎、研磨、篩選。莫高窟壁畫中最常見，也最穩定的顏料，幾乎全部是天然礦物。

醒目的紅色，來自硃砂和鐵紅。硃砂產自中國西南和中原地區，被用於衣紋和重要裝飾；而鐵紅則來自敦煌地區山裏的紅色鐵礦石，它們價格低廉、極為耐久，被大量用於大面積的背景繪製。

藍色，是歷史上最昂貴而傳奇的顏色之一。這一抹抹寶石般的藍，並不來自敦煌本地，而是來自遙遠的阿富汗——青金石。它沿着絲綢之路，被一袋一袋駛運到河西走廊，用於尊貴的位置：佛陀的袈裟、天空、神聖的光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段跨國貿易史。

與之相比，青石和石綠則更加「本地」。藍銅礦與孔雀石在甘肅、雲南等地都有出產，顏色略淺，卻穩定耐久，是壁畫中最常用的藍綠系顏料。

黃色多來自雌黃和土黃。雌黃色澤明亮，常用於描繪金飾、衣物邊緣，甚至用來模擬金色的光澤；而土黃則來自西北的黃土，是最貼近大地的顏色。

白色是高嶺土、白堊和石膏，既可用於畫面的某些部分，也被大量用作底層打底，讓顏色更牢固地附着在牆面上。鉛白，是那個時代人工調製處理的產物，最初用於畫上時，潔白細膩，卻容易隨着時間的流逝氧化變黑。今天我們在一些壁畫中看到的發黑的面孔，正是它留下歷史痕跡。

黑色最簡單，炭黑與墨，來自燃燒後的木炭與礦物，是勾

勒線條、輪廓與書寫文字的基礎。

金色，就是黃金。在一些豪門望族開鑿的洞窟中，工匠會使用金粉裝飾佛像或重要細節。這些金，可能來自貿易，也可能來自反覆捶打的金箔，每一筆都代表著那些供養人的虔誠、財富與地位。

我也曾寫文章說過，絲綢之路連接的是貿易、文化與信仰。但在敦煌莫高窟，它還連接著一條人類色彩交流之路。

青金石來自中亞，硃砂來自中原，雌黃與其他礦石來自西北，顏料與技術隨着商隊、僧侶與工匠一起流動。印度、波斯地區的繪畫風格，也改變了敦煌藝術的配色與審美。

今天莫高窟的顏色，不屬於某一個單一族群或地區。它是多種文明，在岩壁上的共同描繪。

為什麼它們會遺存千年而沒有消失呢？礦物顏料本身就非常穩定，耐光、不易分解；再加上敦煌乾燥少雨，極大減緩了壁畫的受潮與變黑；莫高窟洞窟的特殊設計結構，也隔絕了風沙和陽光直射。

自然地理環境與人類的技術，共同安放了這些色彩。

今天，我所認識的敦煌研究院的科研學者們，已經通過光譜分析、材料檢測，識別出每一抹顏色的成分與來源，讓顏料自己來講述歷史的故事。

莫高窟的壁畫，不僅僅畫出信仰的故事，也用這些顏色繪製出人類精神的色彩世界。

直到今天，這些色彩依然鮮活生動地浸潤著我們的心靈！



●莫高窟壁畫顏色鮮艷。圖為莫高窟南壁美人菩薩。作者供圖

57窟南壁美人菩薩。作者供圖

長在樹冠下的詩行
(詩兩首)
王如

